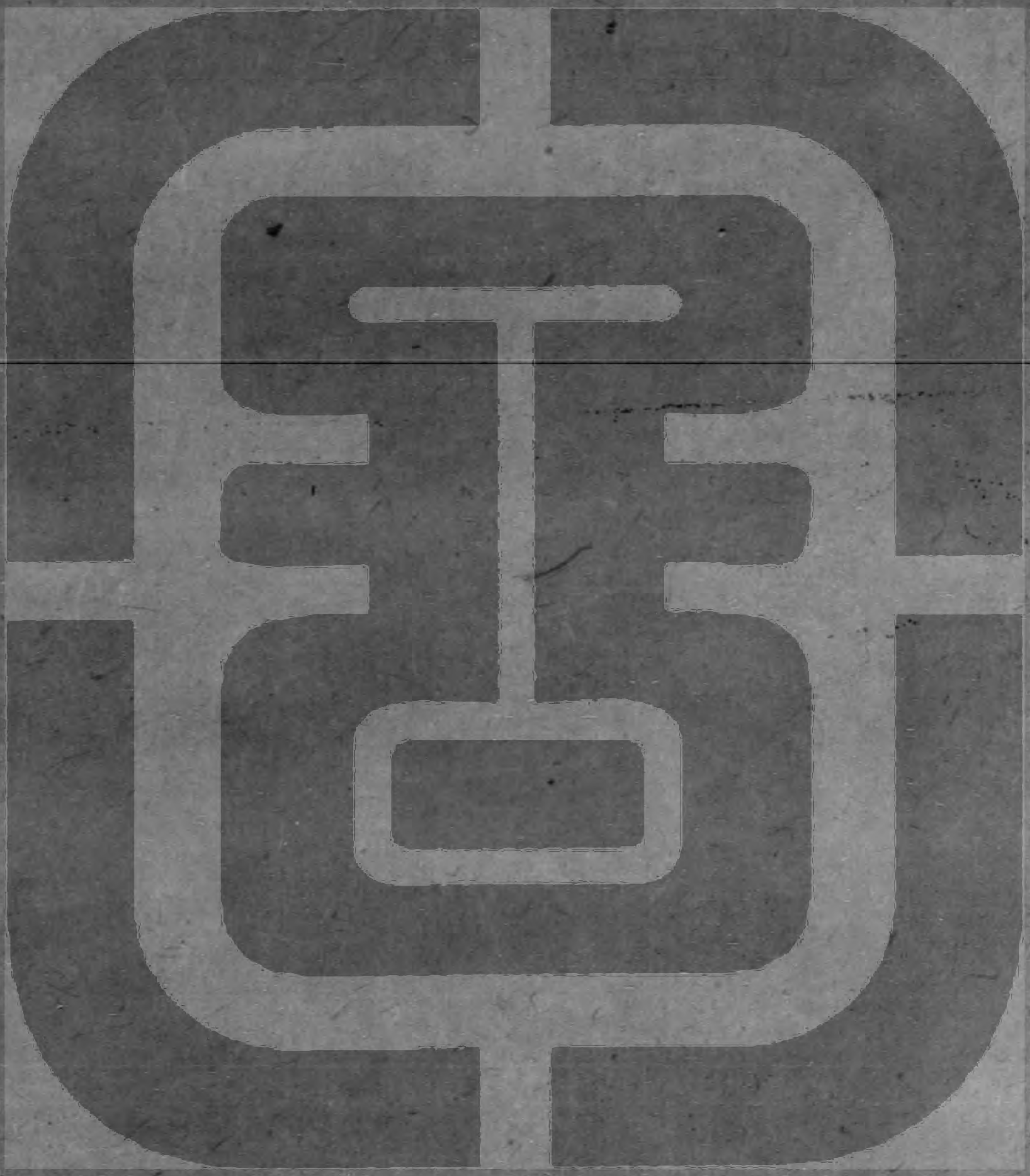
七十七



5

列傳第四十四　　通志百三十一

宋

劉穆之（穆之孫子邕　穆之中子式之　式之子瑀　穆之從父兄子秀之）

徐羨之（兄子佩之　佩之弟逵之　逵之子湛之　湯休）

傅亮（兄迪　族兄隆）　　檀道濟（兄韶　韶孫珪　韶弟祗）

王鎮惡　　朱齡石（父綽　弟超石）

毛脩之　　沈田子（弟林子　林子子璞）

傅弘之　　朱脩之

王玄謨（從弟玄象）　　劉敬宣

劉懷肅（弟懷敬　懷慎子德願）

劉粹（弟道濟　族弟損　宗人伯龍）

孫處

向靖（子柳）

虞丘進

胡藩

劉康祖（父虔之　伯父簡之　簡之子道產　道產子延孫）

---

（懷敬子真道　懷慎子榮祖　懷[illegible]　懷慎）

蒯恩

劉鍾

孟懷玉（弟龍符）

---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爲琅邪太守濟陰江凱所知以爲府主簿初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挾舫既而至一山峯嶠聳秀林木繁密意甚悅之及武帝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主簿何由得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武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

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略當無見踰者武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京邑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之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録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義熙三年揚州刺史王謐薨武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内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武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僞如厠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興復皇祚勳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勳高非可持久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爲守藩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宜今若復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

無由可得今朝議如此公唯當云在我措辭又難然神州治本宰輔崇要非可遙論[illegible]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武帝善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嫉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諧謔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武帝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穆之又愛賓遊坐客常滿廣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異同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反也武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措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亦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常於武帝坐與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轉中軍

太尉司馬加丹楊尹武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帝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語在長民傳中帝還長民伏誅十年進穆之前將軍武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後武帝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

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十一月疾卒時年五十八武帝在長安聞問驚慟哭慨者數日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將軍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帝表天子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武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蒲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闕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

刑楊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無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飽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曰此可消食也文帝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廟庭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之嗣仕至常侍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孝武帝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預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不能見勸一杯酒乎歆之因斆孫皓歌答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邕取食之休大驚邕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以刀斫妻奪國土以弟彪紹封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修削爵爲羽林監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宣城淮南二郡太守贓賄狼藉揚

三四七十り

江六

州剌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
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
邪從事還白弘弘曰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
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少有才氣始興王濬爲徐
州剌史以瑀爲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
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邁
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
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
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遂白之濬
大怒啓文帝從邁廣州瑀由是爲文帝所知累遷益州
剌史元凶弒立瑀聞問起義孝武即位召爲御史中丞
瑀使氣尚人爲憲司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
勳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
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
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適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
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躡馬及之謂偃曰
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
騏驥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荅

曰一甓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邪雖相嘲謔然意甚不平謂所親曰人仕官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帝許之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幙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偃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呼叫於是亦卒謚曰剛瑀從子祥齊史有傳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餘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急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十六年再遷建康令性纖密善糺擿微隱政甚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

撫軍録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溉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弑逆秀之即日起兵率衆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俸禄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使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斬使戒嚴襲江陵破之事平以起義功封康樂郡侯遷丹楊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楊尹與子弟於聽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遥擲此柱若能入穿者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惟秀之獨入焉至是其言遂驗時賒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用

遷尚書右僕射時改定制令隷民殺長吏科議者謂會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出爲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事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八年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千萬布三百匹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少爲桓修撫軍中兵參軍與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起兵版爲鎮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武帝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武帝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劉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命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楊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

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有司坐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踐阼録佐命之功詔曰丹楊尹徐羨之江州刺史王弘護軍將軍檀道濟中書令傅亮侍中謝晦前左將軍檀韶雍州刺史趙倫之北徐州刺史劉懷慎散騎常侍王仲德北青州刺史向彌右衛將軍劉粹南蠻校尉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張劭河中太守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贊洪業或肆勤植績宏濟艱難經始圖終勳烈惟茂宜與國同休饗兹大賚羨之可封南昌縣公餘各改封增邑羨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位司空録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風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而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

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武帝不豫加班劒三十人官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宮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眞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眞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旣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使殺義眞於新安弑少帝於吳縣及文帝即阼遷羨之司徒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華林園聽訟詔二公如先權訖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日間再肆酖毒乃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行至西門外時謝晦弟皭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廻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

上遣中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宛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諸子從誅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當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灾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内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内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楊尹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與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覺被誅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爲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

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待赴當即授荆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胤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嘆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事祖母及母並以孝謹聞元嘉六年東宮始建起家補太子洗馬累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輙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常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劉湛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加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既見文帝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

上亦號哭湛之由是得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彊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妓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屢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棊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楊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逆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款詞所連有司以湛之關豫逆黨事起積歲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闕請罪上優詔慰譬遣之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爲南兗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緣情綺豔湛之與之甚厚孝武

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復入爲丹楊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至瓜步湛之領兵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軌子也湛之以爲廟筭特所奬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諸詞訴絕不料省湛之亦以尚書令敷奏出納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特無所問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其後又有江湛何瑀之曄誅炳之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有疾湛之輙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孝武不見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上所愛而鑠妃即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

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弒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户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又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户荼酷宜厚加䘏賜於三家長給廪湛之子聿之為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齊史有傳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父瑗以學業知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嘗造瑗瑗見其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官終五兵尚書亮晉安帝桓玄篡位聞其博學有文采選為祕書郎欲令整正祕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起丹楊尹孟昶以為建威參軍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典詔命武帝以久直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迪迪喜而告亮亮不答即馳見武帝曰東陽忝祿私計為幸但憑蔭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下樂外出帝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為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亮從征關洛還至彭城宋國

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輒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武帝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帝知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亮既出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

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武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餘如故以佐命功封建成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秘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武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文帝既至立行臺

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荅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爲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欲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篤求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時年五十三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也兄迪每深誡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亮布衣儒生僥倖際會既居宰相兼秉重權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焉亮初奉迎大駕在道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

懼之辭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至是竟不免長子演先亮卒演弟悝湛逃亡湛弟都徙建安後並還京師亮族兄隆字伯祚曾祖晞司徒屬父祖並早卒隆少孤負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爲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緦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爲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黄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母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於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朞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亦沉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求絕

事理然也從之出爲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戶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以和謹稱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以建義功封吳興縣五等子從劉道規討桓謙荀林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又從破徐道覆以道濟戰功居多遷安遠護軍復參太尉軍事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戍望風降服進剋許昌獲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至成皋降刺史韋華徑進洛陽陳留公姚洸降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相率歸之進據潼關與諸將共破姚紹長安平以爲琅邪內史武帝受命轉護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徙丹楊尹帝不豫給班劒

二十人遷鎮北將軍出爲南兖州刺史徐羨之等將廢廬陵王義眞以告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竟不納羨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帝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其夕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未至道濟入守朝堂及即位進號征北將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弘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搆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謝晦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先帝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非其所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遂行彥之與晦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繼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自潰事平遷都督江州豫州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元嘉八年到彥之伐魏已平河

南尋失之魏逼滑臺加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至[illegible]
壽張大破魏安平公乙旃眷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
悉頰庫魏衆甚盛遂剋滑臺道濟與魏軍三十餘戰
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有降魏者具說糧
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
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其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
降者為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令
軍士悉解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
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已一

人甚憚之至乃圖之以禳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
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
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
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為
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十
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
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上已
間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鵬鳥集船
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道濟及

其子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遵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康地震白毛生又收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腹、心、道濟有勇力時以比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見甚有憂色至曰若道濟在彼豈至此韶字令孫以討桓玄功封巴丘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嗣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琁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爲吏部尚書以琁爲征北版行參軍琁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遥乃忝武達韋從姑

叔三天[illegible]弟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爲日已[illegible]迺與肉餓驎不噬誰爲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婣媾位官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亦爲南譙王妃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官肯不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爲爾見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用爲安成郡丞祗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呌喚直入聽事祗被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以懼之賊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爲領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于廣陵謚曰威侯傳嗣嗣至齊受禪國除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而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以五月五日生而相

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崤澠之閒常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厚相報方荅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居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開弓甚弱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鎮惡鎮惡時爲天門郡臨澧令高祖即召之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太尉軍事帝至姑孰遣鎮惡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戒之曰若賊知吾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船也鄉至彼深加籌量可擊即擊之若不可便燒其船艦且浮舸岸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幷赦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不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兗州上鎮惡受命晝夜兼行至豫章口去江陵

城二十里自鎭惡進路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鎭惡自豫章口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鎭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竪六七旗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舡艦鎭惡逕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荅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煙焰張天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

去告毅外有大軍令閉諸城門鎭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關因得開大城東門毅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與鎭惡俱由東門入分攻金城東西門自食時就鬪至日晡西人散降略盡鎭惡入城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知帝自來因短兵接戰鎭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者鎭惡令且鬪且語衆並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毅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

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是日一更許聽事前陳散潰三更中毅開北門突出鎮惡衝之不得去回衝蒯恩軍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矟于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十二年武帝北伐轉為鎮西諮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引鎮惡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愍此遺黎志蕩逋逆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公亦委卿以關中相勉建大功勿辜此授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拔擢今不剋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若三秦既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敵境戰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栢谷塢斬賊帥趙元軍次洛陽姚洸降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版授方為澠池令遣司馬毛德祖攻弘農守尹雅於蠡城禽之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偽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險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日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期若剋洛陽須大軍至未可

輕前既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軍乏之食馳告武帝求糧援時武帝入河魏軍屯據河岸軍不得前武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户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嶮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遂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乗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内羌見艦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檝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家並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船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唯宜死戰可以立功不然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内夷晉六萬餘户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奉迎武帝於灞上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

乎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是時關中豐全倉庫充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武帝以其功大不問進號征虜將軍時有白帝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偽輦爲有異志帝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帝聞之乃安武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西虜赫連勃勃寇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衆甚盛田子不敢進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而擁兵不進寇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猛之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論者深憚之田子嶢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邪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殺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

弘之奔告義眞義眞遣三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諡曰壯元嘉中配食高祖廟庭傳國至曾孫叡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爲將祖騰伯父憲及斌並爲西中郎袁眞將佐桓溫伐眞於壽陽眞以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從溫攻戰常居先壽陽平眞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苦請得免綽爲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遂參沖軍位至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歐血而死沖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儜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翦紙方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剋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於帝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忍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武帝義而許之事定以爲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繼祖專爲

刧郡縣畏之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厚召爲參軍繼祖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後領中兵參軍盧循至石頭選敢死之士數千人上南岸武帝遣齡石領鮮卑步矟過淮擊之皆殊死戰殺百人賊乃退齡石旣有武幹又練吏職武帝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爲寧遠將軍西陽太守義熙九年遣諸軍伐蜀命齡石爲元帥以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東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枚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初武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書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軍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

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聞諸處盡敗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衆亦散逃于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之斬于軍門武帝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武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資位在其右亦命受其節度役不淹時一戰剋捷衆咸服武帝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也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武帝還彭城以齡石爲相國右司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眞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齡石至長安義眞乃發義眞敗於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時年四十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

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毦魏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並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三四尺以槌之一矟輒動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意頗讀史籍爲桓玄佐命解音聲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遂敗於峥嶸州馮遷斬玄於枚洄洲皆脩之力也晉帝反正武帝以

爲鎮軍諮議參軍遷右衛將軍脩之旣有斬玄之功又父伯並在蜀武帝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武帝表脩之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上表言狀武帝哀其情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軍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乃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俱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遂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武帝慮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戮且土人旣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故不許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祠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脩立城壘武帝至洛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以脩之代爲安西司馬值桂陽公義真已發長安軍敗脩之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初脩之在洛敬事嵩山道士寇謙之謙之爲魏太武所信敬營護之故不死遷於平城脩之嘗爲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絶味獻之太武太武嘉之以爲太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光

祿大夫封南郡公領太官令常如故其後朱脩之俘于魏亦見寵脩之見朱脩之問南國當權者誰荅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韝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朱脩之具荅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脩之勸魏侵邊并誘以中國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初朱脩之在魏魏太武以爲雲中鎮將時太武征和龍宿衛之士多在戰陣府宫人少朱脩之時欲引吳兵謀殺太武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聽乃止後事發朱脩之遂亡奔馮弘脩之又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雅重之與共論說之次遂及陳壽三國志云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已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

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跡也不爲負之非挾恨
之言矣夫亮之相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
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
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竊守崎嶇之地僭號邊
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爲偶以爲管蕭之亞匹
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山險之固不達時宜不量埶力
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
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
摧衄而返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

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智窮埶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
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
非是泰延二年爲外都大官卒謚曰恭脩之在魏多妻
妾男女甚衆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魏文成初法仁
爲金部尚書襲爵轉殿中尚書法仁聲壯大至於軍旅
田狩嗚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
曰威脩之孫惠素在南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
後更脩母所住處牀帳屛幃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
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有才彊濟而臨事清刻勅

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齊武帝怒勑尚書評價買二十八萬有司奏狀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沈田子吳興武康人也世爲晉著姓祖警始爲晉後將軍謝安參軍後復參前將軍王恭軍事父穆夫爲王恭前將軍主簿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並事之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爲餘姚令及恩爲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警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遇害唯穆夫子淵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田子字敬光從武帝剋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從討司馬休之除

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得泓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讌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當以咸陽相賞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

眞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眞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稾倉門外事聞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既門陷祆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帝甚奇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並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時賊黨郭

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旣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旣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陜城與冠軍檀道濟俱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

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以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

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秉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劓馘鸞而阬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氏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嶮以絶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沉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言驗乃賜書曰嘉

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閿鄉姚泓掃境内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謂林子曰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鬭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

林子差次勳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荆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帝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殺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弛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酬納俄而謝翼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荅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

**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佐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爲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疎文帝謂璞曰范曄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既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

行必從中出畢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苻堅坐事誅時濬鮪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子約列在梁史

傳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傳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於馮翊置泥陽冨平二縣廢靈州故傳氏悉屬泥陽晉武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傳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祇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祕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石氏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弘之少倜儻有大志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爲參軍寧遠建威將軍順陽太守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弘之素善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爲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並嗟嘆稱善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置兩股內及下馬柄孔常存留爲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赫連勃勃襲長安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擐

甲冑氣寇三軍軍敗陷没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駡見害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諶益州刺史脩之初爲州主簿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之曰卿曾祖燾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將軍到彦之北伐彦之自河南回師留脩之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屢出奮擊殺傷甚衆魏人知脩之糧少不復攻戰築長圍守之糧盡將士熏鼠食之城陷被因上嘉其節詔脩之等家可常與供給初脩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如此兒必没矣脩之果以其日城陷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雲中鎮將妻以寡姑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每流涕言之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時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太武伐之脩之及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没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脩之懷明懼禍同奔黃龍馮弘禮之甚薄停一

年會宋有臺使至外國並賷重傳詔謂爲天子邊人脩之名位已顯傳詔見之便拜致禮甚敬彼國人見之大驚乃厚爲之禮時魏屢伐黃龍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弘乃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桅折風又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止海師候視天氣見有一鳥飛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是歲元嘉九年也既至京邑上勞賜甚厚以爲黃門侍郎懷明爲司徒中兵參軍孝武初脩之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政在寬簡士衆悅附孝建元年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乃悉集文武佐吏謂曰西藩違天犯順民神同憤今直取江陵卿等以爲何如中兵參軍何慧文曰江陵衆彊攻之難克惟遜辭僞同掩其不備則勤王之舉可以萬全脩之曰不然一唱此聲誰復明本意襄陽城內舊有伍子胥廟州刺史新到必應躬往每有軍事皆祈禱然後出師廟內有脩之祖考像脩之初至襄陽欲往致謁未及蠻起兵衆並勸祈廟脩之遂不往遣使陳誠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更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阻南峴立樓

稱以兵據之又以水軍斷峴下秀至屢挑戰脩之以寇遠來欲決勝負於一戰誡諸軍宜案部勿與交鋒賊乃依山不得進脩之潛以輕兵從險路擊其後秀敗乃收兵退走脩之率衆向江陵義宣已爲竺超民執之於獄脩之至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贈貺一毫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吏賭之未嘗入己徵爲左民尚書領軍將軍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已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然性儉刻無潤於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未嘗供贍嘗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麤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乃以外生王軌爲沔陽令使姊隨子之官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脩之至京邑牛奔墮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贈侍中謚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鴈門

太守故㠯爲新興人曾祖牢爲司空劉琨參軍琨敗避地遼東爲慕容廆車騎長史遷上谷太守後隨慕容德居青州武帝平廣固遷居下邳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之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悅之少帝末謝晦爲荆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到彥之北伐以玄謨爲揚武將軍領騎與將軍姚聳夫出軍向洛城魏軍望風退走河南悉平玄謨至陝聞彥之敗退知虎牢陷沒乃引軍南反文帝嘉之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玄謨上表每陳北伐之規以河朔爲已任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伐以玄謨爲寧朔将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向碻磝碻磝戍主奔走所至皆捷獲牛馬粟帛不可勝計乘勝圍滑臺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南向白馬津衆號百萬登高望之前後無際鼓鞞之音震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

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議以火箭焼之玄謨恐損失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穴地爲窟屋及魏救将至衆復請發車爲營反覆自固亦不從将士並懐離怨重募登城無復應者又營貨利一匹布責民八百大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撤營走委棄器甲軍資不可勝計至鹿鳴城夜迷失道麾下散亡略盡乃下船歸碻磝蕭斌将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貍威震天下所向無敵今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将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将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求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将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磝斌還鎮上手勑慰勉玄謨曰既往之恨不復言但當勤立後効耳自古因敗成功載名史策者豈一人邪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碻磝沙城不可守召玄謨令還乃毀城焼穀率衆泝河水步東下爲魏騎所追玄謨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大摧凶醜又毀城焚粟全師凱歸昔聞孟明驗之今日臂上

金瘡得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弑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将兵赴義事平遷左衛将軍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将軍爲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率寧朔将軍薛安都等諸軍出梁山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驗雖無實而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沒匿所得賊實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妄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荅啓曰人言紛紜此甚可笑且七十老公反欲何求鄧艾所以獲申蓋由此耳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

玄謨爲人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嘗申故上以此戲之後爲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顔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恡常呼爲老慳黄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輙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繼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禄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常爲

玄謨作四時詩曰黄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飧瓟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灾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顔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既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爭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

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西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洲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明帝賜以諸葛武侯筩袖鎧年老病篤與諸將不諧和召還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績嗣深弟寛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寛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被逮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寛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卒於光祿大夫寛弟瞻齊史有傳

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人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當以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牢之晉

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晉陵太守置佐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反恭牢之呼敬

宣謂曰吾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耀軍敬宣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爲後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爲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疁賊皆死戰敬宣以騎傍南山趨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破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武帝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

深相憑結情好甚篤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荅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爲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之公坐而已玄旣至溧洲遣使說牢之牢之亦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後亂政方始欲假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今天下之重在大人玄雖無姬文之德實有三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旣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柰驃騎何遣敬宣爲任質玄旣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桓玄所禽乃自縊而死敬宣奔喪哭畢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旣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旣吞矣吾當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謀

滅慕容德推休之爲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用高雅之又要軌謀遂泄乃相與殺軌而去之淮泗間會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至京師以爲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累破諸賊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固辭不許既至江州課集軍糧搜調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初劉毅之少也爲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此人外寛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於武帝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旣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此之人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爲員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爲過優尋知復爲江州毅大駭惋敬宣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求解職武帝數引遊宴恩顧周洽所賜莫與爲比敬宣女嫁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尋除宣城內史武帝方大相寵任欲先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率衆伐蜀慱士周祗諫不從乃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

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爲蜀大將譙道福等悉衆拒險相持六十日大小十餘戰賊匿守不敢出敬宣食盡引軍還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兖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畫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卑虎斑突騎置陣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爲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技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廻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猶謂武帝曰夫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慎之毅出爲荊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南蠻長史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爲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時武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

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爵賞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便遣使以長民書呈武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十一年進號右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爲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而道賜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刃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欲壞頃之而敗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初爲劉敬宣寧朔府司馬征孫恩屢有戰功爲費令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爲司馬連破城壘桓振據荊州懷肅自雲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振躍馬橫矛躬自突陣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戈膽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平道規加懷肅督江夏九郡鎮夏口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義熙元年除輔

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千石又領劉毅撫軍司馬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閒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亂懷肅自請出討旣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愼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事平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

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敬乳而自養之武帝以舊恩故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爲速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眞道爲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飢荒帝遣揚州從事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眞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眞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帥楊難當侵寇漢中眞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眞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

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剋捷以眞道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有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眞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及藏難當善馬下獄死懷敬弟懷愼少謹愼質直從武帝征伐位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廣固及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武帝北征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內相殺免官懷愼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帶門下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子德願嗣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後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爲孝武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

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狎侮之德願善於御車常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乃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着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上懽欣賞賜甚厚景和初爲廷尉坐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愼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京邑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内史徐逵之敗没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率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入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將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尅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褊憤失士君子心卒于官懷愼弟懷默位江夏内史子孫登武陵内史孫登子亮少立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

史在位廉儉所得公禄悉以還官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怨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殮屍弱如生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爲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爲州從事武帝起京城參建武軍事以從平京邑復從征廣固及起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十二歲武帝使粹奉之以鎮京口遷建威將軍江夏相劉毅毅粹從兄也粹盡心武帝不與毅同武帝謀討毅衆竝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灄陽縣男後遷相國司馬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補府吏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步騎至河橋爲晦司馬周超所敗降號寧朔將軍初晦

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曠之嗣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爲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咨嗟百姓咸欲爲亂氐奴等因聚黨爲盗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養枹罕人也趙廣改道養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氐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鎮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酬荅簽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之大敗之會亞西將軍臨

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禽僞驃騎將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郪山其餘羣賊出爲盜不絶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汪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子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之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之門以左光禄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頹毀垣牆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即令脩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氣武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喦縣五等侯盧

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遣季高汎海襲番禺拔之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輕舟奔始興季高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爲征民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嘆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恩喜自征妖賊常爲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軍功封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皆有功累遷龍驤將軍蘭陵太守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鎮惡破江陵隨朱齡石平成都從武帝伐司馬休之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輙率先諸將常陷堅破陣不避嶮難前後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録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官位而自稱爲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爲司馬後入關

迎桂陽公義眞沒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内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以小字行彌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年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卒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楨紹封又坐殺人國除楨弟柳字玄義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璩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以一旦埶利易之邪及柳爲南康郡涉義宣事敗坐繫建康獄屢密詣竣求相申救孝武常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璩字伯玉平北将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鍾有志力常慷慨扵貧賤武帝伐孫恩鍾願從每戰

皆推堅陷陣武帝每有戎事鍾不辭艱劇盡其心力義旗將建武帝版鍾爲郡主簿從入京城將向京邑武帝命曰豫是彭沛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爲義隊常在左右每戰必捷及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于覆舟山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鍾奮擊之一時奔走後除南齊國內史安丘縣五等侯鍾時未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龍符於陣陷沒鍾直入賊取其尸而反盧循逼建鄴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及循南走鍾與王仲德追之又與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沮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其勢必剋若緩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及武帝北伐關洛留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

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也晉太元中隨謝玄討苻堅以功封關內侯後從武帝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封龍游縣五等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從隨劉藩斬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為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武帝東伐孫恩以懷玉為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武帝鎮京口以懷玉為下邳太守義熙三年領冊楊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連戰有功為中軍諮議參軍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遷江州刺史南中郎將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丁父艱去孝性上表陳解不許因抱疾篤卒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為武帝所知

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率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父仲任治書侍御史藩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召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授人必至大禍卿不早去後悔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用藩參其後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武帝起兵玄戰敗將出奔藩叩馬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衆相失藩追及之於蕪湖玄見之大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復見之王脩桑落之戰藩艦被燒并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見岸乃還家武帝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爲散騎侍郎參鎮

軍軍事從征廣固賊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武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累月將拔之夜佐吏並集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武帝帳中衆皆駭愕以爲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明其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呉平縣五等子尋除正貟外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武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於坐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終肯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公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經傳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縉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之所以不肯爲公下也今不於此出其不意圖之他日終爲公患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且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領游軍於江津徐逵之敗沒武帝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

數文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武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武帝奮怒命左右録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殊死戰賊遂奔敗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别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乗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帝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康爲逆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幹爲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値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

既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既至武帝已剋京城虔之即便投義簡之殺耕牛會衆以赴武帝簡之歷官至通直常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官至廣州刺史太中大夫虔之輕財好施爲江夏相從武帝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虔之追贈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虔之子也便弓馬智力絶人在閭里不治産業以浮蕩蒱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録輙越屋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録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糺劾文帝以勳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拜員外郎再坐蒱戲免官孝武爲豫州刺史鎭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脩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爲前驅軍次新蔡濟融水去懸瓠四十里魏衆大至康祖奮擊破之斬其殿中尚書乞地眞太武燒營退走遷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

侯明年上以河北義從並起若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眞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時南平王鑠住壽陽上慮爲魏所圍急召康祖回軍援壽陽未至城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遇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爲三且休且戰康祖率厲衆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太半流血沒踝會康祖矢中頸而死於是遂大敗舉營淪覆免者纔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詔贈益州刺史諡曰壯

簡之子道産初爲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縣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産始也卒于官諡曰襄侯道産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絰號哭追送至于沔口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爲南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

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一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從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劒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爲文穆子質嗣

列傳第四十四　通志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通志一百三十二

宋

趙倫之（子伯符）

蕭思話（子惠開　惠明）

臧燾（孫凝之　熹子質　燾弟熹）

謝晦（晦兄瞻　從叔澹　弟皭）

謝裕（孫孫子　純弟述　裕弟純）

謝方明（子惠連）

謝靈運（何長瑜　孟顗）

謝弘微（子莊）

王弘（子錫　錫弟僧達）

王微

王曇首（子僧綽）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征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澀於人間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諡元侯子伯符嗣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

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後爲丹楊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被録透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昴齊受禪國除

---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徐兖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餘歲時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爲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工隷書善彈琴能騎射武帝一見而奇之年十八除大司馬行參軍襲爵封陽縣侯元嘉中累遷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爲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思話懼乃棄鎮奔平昌由是下廷尉仍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氐帥楊難當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爲橫

野将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収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爲府所収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勑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宜以琴書爲娱耳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眞無所與讓也二十二年除侍中二十四年改領右衛将軍甞從文帝登鍾山北嶺道中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閒意思話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徴爲吏部尚書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将軍是時魏攻懸瓠文帝将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惟思話固諫不從魏師退即代孝武爲徐兖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爲圍碻磝城不拔退師歷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弑立以爲徐兖二州刺史思話率部

曲還彭城起義以應孝武遣將軍申坦梁坦水陸齊驅孝武遣使至新亭坦亦進剋京口上即位徵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爲中書令丹楊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刼掠二旬中十數發思話引咎陳讓不許及江州刺史臧質等反以爲江州刺史事平拜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凢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嗣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祕書郎祕書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輙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建元年爲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等爭推積射將軍徐沖之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別勑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俊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息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

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襲封封陽縣侯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畏憚之後授督益寧二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毀訕朝政輙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及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叙述對賓僚及士人說欲収牂牁越巂以爲內地綏討蠻濮闢地調租聞其言者皆以爲大功可立才踈意廣終無所成明識過人嘗供三

千沙門一閲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進號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吾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軍悉敗没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誅蜀土咸怨號曰卧虎及聞軍没諸郡悉反並來圍城城内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重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遏留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處處蜂起惠開乃啓陳情事遣宋寧太守蕭惠訓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御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録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厩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乞希微

價責其意趣不常如此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道俗一無所留後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己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當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睿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産弟惠明亦致嫌隙云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灾遂盛設筵榻於聽事接賓數日見有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惠基列在齊史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帝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太元中左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兖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

以毀瘠著稱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髙陵亭侯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脩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爲貴者故傳云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由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

緣求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言錯謬非臣淺識所

能折衷時學者多從熹議竟未施行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祿奉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長子邃宜都太守邃子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之交時年少與傳僧祐俱以通家子弟始爲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爲尚書左丞

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凝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梁史有傳燾弟熹字義和與燾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會獵遇猛虎突圍獵徒並散熹直前射之應弦而倒從武帝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事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督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以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斬撫之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追贈光祿勳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蒱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武帝以爲世子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户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後爲江夏王義恭參軍以輕

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歷竟陵内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為良牧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質年始出二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徵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質復為義興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内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質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救憲魏兵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枉殺隊主免官魏太武率兵數十萬向彭城遂以質為輔國將軍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質與胡崇之毛熙祚三營大為魏軍所敗質軍奔散棄輜重器甲將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城内有實力三千質因共固守魏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萬姓為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鱉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飢困聞盱眙有積粟欲為歸路之資二十

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太武與質書陳以禍福質答書曰爾不聞童謡言邪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亦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苻堅耶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水太歲未卯故耳時魏地童謡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答書引用之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并寫臺格與之一購斬太武封開國侯萬户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垣樓城内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魏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頹落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墮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乃解圍去上嘉

質功以爲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又北伐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弑立以質爲丹楊尹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遣馳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版進質號征北將軍質徑赴尋陽與孝武同下至新亭孝武即位加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質率所領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入太極殿生擒元凶仍使質留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復咨稟朝廷甚相猜忌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

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自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埶均事不兩立今專據閫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質女爲義宣子悰妻義宣謂質無復異同故納其說且義宣將佐蔡超竺超民等咸有富貴情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瑜席卷赴叛瑜弟（弘爲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馳報義宣乃表稱誅君側之惡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岸築偃月壘以待之元景檄書宣告征鎮而義宣亦相次繼至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曰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

南北疑之質進計於義宣曰今以萬人取南洲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義宣客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京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湛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乘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義宣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啖之追兵至質窘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中出鼻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傳首建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藏于武庫庶爲監戒昭示將來詔可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之玄孫也裒子弈據安万鐵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慶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曜遯絢位至文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武帝問劉穆之孟昶參軍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爲太尉參軍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

疾以晦代之晦於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辯曾無違謬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敗見殺武帝怒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前抱持武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武帝深加愛賞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卻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爲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晦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佐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參審其日數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爲右衛將軍加侍中武帝聞咸陽陷沒欲復北伐晦諫以爲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令羣僚誦詩晦詠王粲

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登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警蹕加中領軍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來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郡太守勅免晦官以侍中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立加領中書令與徐傅共秉政少帝旣廢徐羨之錄詔命以晦領護南蠻校尉都督荊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文帝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奪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帝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京陵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

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黄門侍郎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扎行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參軍樂冏封以示晦晦問計扵承天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此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耳㬭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一二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也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晦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三千人非徒足以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勳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太守以授之晦即命超爲司馬轉登爲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㬭㬭子世平兄子

紹等樂景又使告晦徐傅二公及嚼等並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晦數從武帝征討備見經畧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沿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今將興晉陽之甲以誅君側之惡時帝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下荊州數晦之罪令荊州誅之言衆軍十道並進符到其即共收晦身輕舟護送時益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産被徵還始至江陵晦並繫執沒其財貨以充軍資竟陵内史殷道鸞未之郡晦以爲諮議參軍又以弟遯爲冠軍將軍總留任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相照蔽奪日光晦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晦司馬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

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伐登之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掛於颿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彥之退保隱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文帝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撫之必不有異於是詔道濟入朝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遑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颿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鬭心臺軍列艦過江晦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至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他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擕其弟遯及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騎馬晦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

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都於路作悲人道之詞以自哀其語甚工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涉橋之事敗由居超彥之乃執超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柰何狼藉都市言訖大叫而絕行人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自

晦以下並見原晦次兄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祕書郎解職隨從故爲柳建威長史復爲武帝相國從事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埶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

忌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勲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絶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以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絶其言晦雖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遠出必生[illegible]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任禁旅不[illegible]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私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瑍無才能爲祕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

忌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晦弟皭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皭晨昏溫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疾畏驚而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皭至性咸納躡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佐黃門侍郎從坐伏誅晦從叔澹字景恒祖安晉太傅父琰琅耶王友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叡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澹方外士不宜以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禄大夫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别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爲憂漸踈混

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禄勲

謝裕字景仁晦從父也名與武帝同故以字行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内史景仁幼時與安相友爲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内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玄爲太尉以補行參軍玄建楚臺以補黄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彊識善叙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武帝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悦之因留武帝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又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寮同見帝帝目之曰此名

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今當相屈遂[illegible]之歷位鎮軍司馬復爲車騎司馬武帝內難既寧思宏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武帝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興復皇祚芟夷奸逆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illegible]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武帝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爲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左僕射依制不得相監臨武帝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轉右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illegible]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故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年四十七贈金紫光祿大夫葬

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當相屈遂遷爲之歷位鎮軍司馬復爲車騎司馬武帝內難既寧思弘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武帝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興復皇祚芟夷奸逆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遂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武帝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爲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武帝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并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轉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着左右人衣事畢輒聽一日澣濯故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眞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年四十七贈金紫光祿大夫葬

曰武帝親臨之甚慟子恂位鄱陽太守恂子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嘆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為新安王主簿出為廬江郡及辭孝武帝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為小郡乃以為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為西陽太守卒官子璟璟子微列在梁史景仁弟純字景懋劉毅鎮江陵以為衛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閉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

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禽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剋建鄴丹楊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

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從兄景仁舉爲武帝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楊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直置並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府轉爲中軍長史尋加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推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

因自當反因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爲武帝受命位侍中丹楊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户殷盛風俗峻刻彊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畧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人物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子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爲言於文帝曰此文臣小兒時見之非惠連也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

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惠連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謝靈運安西將軍弈之曾孫而方明之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潁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户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劉毅鎮江陵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武帝版爲太尉行參軍累遷祕書丞坐事免武帝征長安靈運爲世子中軍諮議參軍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使撰西征賦其辭甚麗後爲相國從事中郎遷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性褊傲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

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惡之出爲永嘉太守郡中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民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便整秘閣書遺闕又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絶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

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靈運宴遊集會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一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散騎郎璿之字曜璠爲臨川內史被遇於竟陵王誕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

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輕薄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爲廣州所統增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未宜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鎭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版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後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之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文帝

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覬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崲湖爲田覬復固執靈運以覬非在利民正慮决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覬遂爲讎隙覬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版上書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糺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治罪奏論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

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
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
元嘉十四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孟顗字彥重
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
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顗歷侍中僕射太子詹
事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嘗就徐羨之因叙關洛中事
顗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
朝酷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顗不
悅衆賓笑而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鳳坐靈運

徙嶺南早卒鳳子超宗列在齊史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將万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
從子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
從叔峻名犯所繼内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
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
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之子也於弘微
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衰義熙
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
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禄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

嘆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禄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烏衣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富贍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重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愽而無撿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以此爲恨至於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酬讌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頴達且沉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識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摽蘭訥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徃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

如不弛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字客兒靈運小名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此仍爲瑯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絶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千餘僮僕千人唯有二女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如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武帝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僕使不異平日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輙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

以琅邪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踰時文帝即位遷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尋轉右衛將軍文帝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雖服除猶不噉魚肉會沙門釋惠琳詣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素琳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生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

歸二女因宅僮僕應入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禄營葬混女夫殷叡好樗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置此不問何以吾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四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息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廚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勑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

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初爲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遷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別殊合之則㝢内爲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以示莊莊賦亦就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元凶弒逆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九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尋武陳誠及帝踐阼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詔羣臣博議莊議以爲拒而觀釁有足表彊驃騎竟陵王誕當爲荆

州徵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没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帝賜莊寶劔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帝因宴集問劔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今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源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實歸守宰故黃霸莅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情退得人不勤勞如此則考績

之風泰矣詔付詳議事不施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莅人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曰禀生多病兩脇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復以眼患五月來便不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晝夜惛憒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閤持此苦生而使綜九流應對無方可乎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一見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屢經投請未蒙哀許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庶獲哀允後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按驗重囚之制上時親攬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埶力乃下詔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

江夏王義恭曰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録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顗之並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勑開府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効郅君章耶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禄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文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明帝定亂

得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莊已微醉傳詔停待詔成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禄大夫謚憲子時年四十六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五子颺朏顥嵸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颺位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禄大夫朏列在齊史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於是建屯田之策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時内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惟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剋城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武帝爲鎭軍將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義熙十一年召爲太尉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初建遷爲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

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爲軍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涘棄尸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彈舉此而勿罰典刑將替武帝荅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爲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十四年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便之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二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因宴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上表固辭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羡之等以廢弒之罪將見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羡之等誅召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劒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誡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

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録弘又辭分録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數上䟽陳便宜上皆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遷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明敏有思致既爲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又褊隘人有忤意者輒加詈辱少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常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禄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録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昵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

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恩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徵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服子錫嗣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内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嘗覲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弟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僧衍弟僧達幼聰敏弘爲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闇誦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年二十以爲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鬬鴨爲有司所紏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其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僧達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遷太子洗馬毋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之無復

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訶辯訟多在獵所民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報曰在近其後從義興元凶弑立孝武入討普檄諸州郡劭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因客説逆順之埶乃奔孝武於鵲頭初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難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爲長史及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轉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爲當時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爲護軍將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上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不悅乃以爲吳郡太守時朞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内沙門竺法瑶得數百萬荆州江夏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

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答遂巡便退初僧達嘗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靈寶死亡寄宣城左永籍之注以爲己子改名元序啓孝武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久之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以至廢黜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阬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収治上又不許孝建二年除太常意久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辭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

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罪加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髙闍沙門釋曇摽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宏期等謀爲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宫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爲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有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知高闍謀反不即聞啓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爲廬陵內史未至郡卒子融齊史有傳

王微字景玄太保弘弟光祿大夫孺之子也微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文

帝賜以名著初爲始興王友父憂去職微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辜而屛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爲光祿勲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擧微爲吏部郎微確守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擧廬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秘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勲時人謂遠如屛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不能秉物理也遠子僧祐列在齊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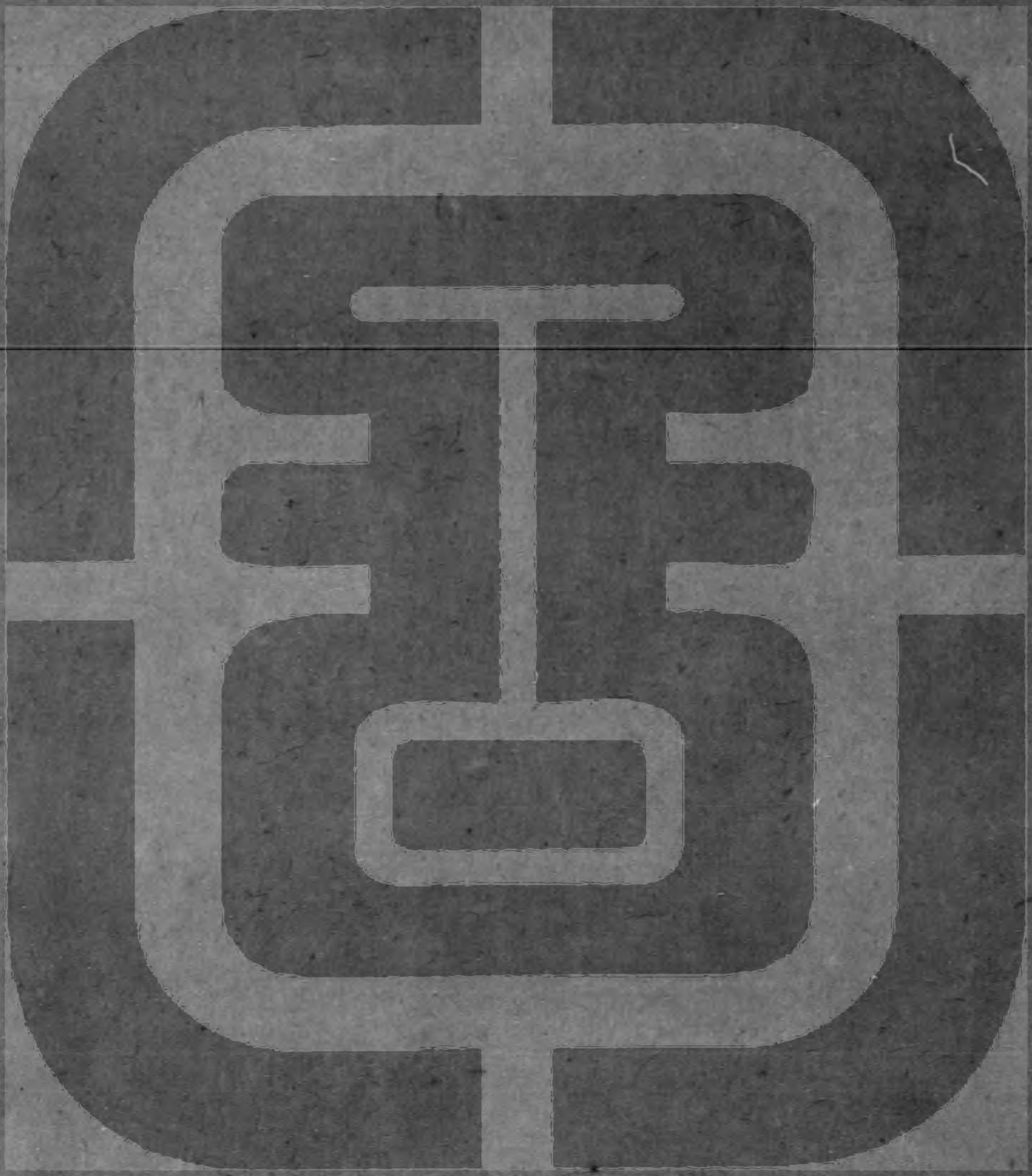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武帝 時謝晦在坐武帝曰此君並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帝悅行至彭城武帝大會戲馬臺預坐者並賦詩曇首詩先成帝覽讀問王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慍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文帝爲冠軍將軍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移鎮江陵隨府轉鎮西長史武帝甚知之謂文帝曰曇首沈毅有器度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𢅳五彩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致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幷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宋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既下在道有黄

龍躍出負上所乘舟上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元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奏曰旣無墨勑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十二月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於是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訖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釁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仰憑天光效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其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

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不朝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嘆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議誅徐羨之功追封豫章縣侯諡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

子僧綽嗣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並爲文帝所任華子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起至今日盍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僧綽爲侍中時年二十九

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二十八文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參焉位遇之隆而任同宰輔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抑損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又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故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之女鑠妃即湛妹也帝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更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幾事須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既立轉僧綽吏部尚書頃之劭檢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卒并

廢諸二二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為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一段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顗蘇峻宅其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燾亦頻遇喪禍故世稱為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列在齊史